

## 第六卷 認義女柳太守寄書 被奸謀梁秀才失錦

詩曰：

會合佳人未有期，兩相飄泊兩相疑。

東書空寄無由達，祇為才郎中路迷。

話說夢蘭小姐要投井，錢嫗哭救不住，正在危難之際，忽見一個老者走來。你道那老者是誰？便是前任襄州太守柳毗。他原是華州人，自從解任之後，告老家居，時常方中便服，攜杖出門，或逍遙山水，或散步郊原，瀟灑自適。這日，正喚一個小童隨著在野外閑行，遙見一個少年女子和一老婦人在井邊痛哭，心中疑異，便走近前來問道：「小娘子，誰家宅眷？有甚冤苦，和這老媽媽在此啼哭。」夢蘭羞澀哽咽，不能開言。錢嫗見柳公氣象高古，料是個有來歷的人，因即指著夢蘭答道：「這位小姐乃已故襄州太守桑老爺的女兒，老身便是他的乳娘。不幸遭強暴欺凌，逃避到此投奔一個親戚，卻又投奔不著。一時進退兩難，所以在此啼哭。」柳公聞言，惻然改容道：「不意遠揚公的令愛飄流至此！我非別人，即襄州前任的柳太守，你家先老爺與我有僚友之情，其清風勁節，我所素仰。既是他的小姐，何不徑來投我？」夢蘭聽說，方拭了淚，向前深深道個萬福，說道：「若蒙恩相見憐，難中垂救，便是重生父母了。」柳公見他儀容秀麗，舉止端詳，是個大人家兒女，十分憐惜，即喚童子僱一乘小轎，教乳娘伏侍小姐上轎，先送到家裏，自己攜杖隨後慢慢而歸。正是：

梁生思有室，桑氏已無家。

幸逢劉孝老，能惜女西華。

原來柳公的夫人亦已物故，且無子無女，家中止有幾個侍妾丫鬟。當下，接著夢蘭遜到內堂。相見畢，柳公隨後回來，夢蘭重複拜見了。柳公細叩來因，夢蘭把早年喪母，後來隨父赴任，父死任所，樂雲初時借屋，後因求婚不遂，懷恨趕逐，逃奔到此的緣故，一一說了。柳公道：「這樂雲原是膏粱子弟，我在任之時，祇因鄉紳薦書，面上勉強取他人洋的，如何敢妄求婚姻，肆行無禮！今小姐幸遇老夫，且安心住在此。待老夫替你覓一佳偶便了。」錢嫗在旁接口道：「我家小姐已許過人家了。」柳公問道：「誰家？」錢嫗道：「便是襄州梁孝廉的公子叫做梁棟材。」柳公聽罷，大喜道：「這是我得意的門生，這頭姻事卻聯得好，他幼年便有神童之名，我在襄州時，曾舉報他兩次科舉，他因親老，不肯赴試。如今他父母還在麼？」錢嫗道：「他老相公、老安人都亡過，今服制都滿了。」柳公道：「我看他文才，將來必大魁天下。聞他向年有多少人家與他議親，他卻難於擇配。小姐是何人作伐，定得這個好女婿？」錢嫗便將兩半幅回文錦配合得來，梁生以前半錦為聘，小姐以後半錦回贈的事細說與柳公知道。柳公道：「梁生曾把回文錦中章句繹得幾十首，我也曾見過，卻不曉得他家藏著原錦半幅。此錦本宮中珍秘，後來散失民間，購求未獲，不知他從何處得來？」錢嫗道：「聞說他家老相公從京師回來，在路上收買的。」柳公道：「你家這半幅卻又從那裏覓見得？」錢嫗又將劉夫人夢中之事，並地下掘得玉匣，匣中藏著半錦的緣故，細說了一遍。柳公點頭嗟歎道：「這是天緣前定，大非偶然。既是梁家半錦在小姐處，不知今可曾帶得在此，幸借我一觀。」夢蘭聽說，便向懷中取出一個繡囊付與錢嫗轉遞柳公。原來，夢蘭把梁生的半錦與他所繹回文章句，並和韻的一詩一詞做一包兒，裹著藏在身邊。今因柳公索覽，便探懷而出。

柳公接來看了，見這半錦五色紛披，燦然悅目，嗟賞了一回。及見梁生所繹章句並所題詩詞，說道：「這繹出的章句，我已曾見過，那一詩一詞卻不曾見，想是他的新作了。後面寫著『和韻』，不知是和誰人的韻？」錢嫗道：「就和小姐的韻。」柳公道：「原來小姐長於翰墨，老夫失敬了，這原唱的詩詞一發要求一看。」夢蘭道：「不肖女也繹得回文章句幾十首，當一並錄出呈教。」柳公大喜，即令丫鬟取過文房四寶送上。夢蘭把章句詩詞一一寫出，柳公取來細細看了，極口稱贊道：「我前見梁生所繹章句，已是敏妙絕倫，不想小姐又另出手眼，更覺不同。其中祇有一二相合的，餘皆各自撥新領異。至於小引一篇，尤為佳絕。我初見梁生時，曾以璇璣圖為題，面試他一篇古風，今這小引與他古風可稱雙璧。兩詩兩詞又一樣清新秀麗，真是天生一對夫妻。至如兩半錦作合之奇，又不足言矣。」因問小姐到這裏來時，梁生可曾知道否？錢嫗答道：「當被樂家迫逐，倉卒起身，不及報與梁官人知道，小姐指望到這裏尋著母舅家住了，然後寄信到梁家去，不想又投奔不著。」柳公道：「小姐母舅是何人？」夢蘭道：「家母舅是劉虛齋。」柳公道：「原來是劉虛齋，我也曾認得，今已亡過幾年了。他本劉寶之孫，因乃祖直言被害，故絕意仕進。僑居於此，以務農為業。不料前年病故，所遺田畝，半皆荒瘠，邇來連值凶歲，朝廷雖有蠲恤之典，卻被吏胥上下其手，移熟作荒，移荒作熟。劉家荒田偏不在蠲恤之內，他令郎劉繼虛苦幹賦役，竟把田產棄下，挈了一妻一妹，不知逃往何處。官府又欲著他親戚領田完糧，因此，連他親戚也都逃避，沒一個住在本州城裏。你要去投奔他，卻不投奔差了？」夢蘭聞言，潸然淚下道：「鶯鶯孤女，無所依歸，指望暫託母家，不想又如此零落，如何是好？」柳公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我向愛梁生之才，曾對他說：『我若有女兒，即當招他為婿。』今我膝下無人，你又怙恃俱失，我意欲認你為義女，便入贅梁生到家，未知你意下如何？」夢蘭道：「大人既與先君有僚友之誼，不肖女便是通家兒女了。況今又無家可奔，若得大人願養膝下，實為萬幸。」柳公大喜。夢蘭便令乳娘扶著深深的拜了柳公四拜。柳公立在上面答個半禮。當晚，排設家宴，做個慶喜筵席。次日，柳公即修書一封，差一的當家人，星夜齎赴襄州梁家投遞，約梁生到華州柳衙來成親。正是：

舊日門生今女婿，今朝泰岳舊恩師。

玉成花燭洞房夜，全賴他鄉遇故知。

夢蘭既拜柳公為義父，便與錢乳娘兩個去住在柳家，專等梁生到來。誰想好事多磨，柳家的家人去了幾時，回來稟覆柳公道：「小人領命往襄州尋問到梁家，梁相公已不在家裏了。他家有個老媽媽說道：『梁相公自聞桑小姐去後，便喚老蒼頭隨著買舟渡江，望綿谷一路尋訪去了，至今未歸。』小人又住在那裏等了幾日，並不見回來，祇得把書信付與他家老媽媽收著，先自回來稟覆。」柳公聽罷，對夢蘭道：「他不知你在此，到往綿谷去尋，如何尋得著？既尋不著你，知他幾時纔回，我的書何由得見？今當再寫一書，差人趕上去，追他轉來。」計算已定，即另差一人贖書，望綿谷一路進發。那人去了幾日，卻探知前避水路都是兵船充塞，沒有民船來往。早路又都是遊兵騷擾，沒有客商行動，不能前去。祇得復身回來，並原書帶歸。看官，聽說唐末此時，與錢嫗得見，

朝廷差大將李茂貞引兵徵討，相持日久，未能便下。那楊守亮與宦官楊復恭認為叔侄，暗通線索。復恭惟恐李茂貞成功，故意遲發兵糧。茂貞又約束不嚴，任其部卒隨處劫掠，為此，這一路甚難行。彼時有幾句口號，單說唐未長征之眾與唐初府兵之制大異，道是：

昔之府兵，唯寇是剿。  
今之長征，唯民是擾。  
兵而擾民，非兵伊盜。  
設兵至此，可勝歎悼。  
子曰去兵，旨哉聖教。

當下，柳公因尋訪梁生不著，甚是憂悶。夢蘭心裏也十分煩惱。一日，正與錢乳娘兩個相對愁歎，忽聽得堂前熱鬧，錢嫗出去看了一遭，來回報說：「朝廷有特旨，陞了柳老爺的官，今報喜的人來報喜，故此熱鬧。」原來，柳公向與楊復恭不協，求補外任，又辭官而歸。近日，復恭驕橫太甚，天子也有些厭惡，他因思念柳公是個直臣，特旨詔還京師，仍拜殿中侍御史之職。柳公當日奉了朝命，便打點起身。因對夢蘭說道：「自楚入蜀，一路甚是難行，料梁生決不到那邊去尋你。他知你向曾隨父在京，或者如今竟到京中尋訪，亦未可知。況今當大比之年，他服制已滿，也必赴京應試。你不若隨我進京訪他來相會。」夢蘭依言，即與錢乳娘收拾行裝，隨著柳公一同起行。臨行時，柳公又恐梁生未必便到京師，倘還在襄州附近地方尋訪，卻如何得與夢蘭相遇？因心生一計，把這半幅回文錦依樣刻成印板，後刻一行云：

蘇氏璇璣半幅圖，如有合得此圖者，可至京師柳府來相會。

柳公將這刻板回文圖做個暗號，吩咐家人印下幾百張。凡自襄州入京一路馬頭、市鎮上，都要粘貼，使梁生見了，好到京中來尋我。家人領命，分頭往各處粘貼去了。柳公一面自攜家眷，起身赴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梁生自從那晚夢蘭被逐之後，錢乳娘又不及去報他，他在家裏並不曉得。直至次日，張養娘偶然出外，聞了這個消息，回來報知。梁生喫了一驚，忙趕到城外去各處尋訪了一日，不見蹤影。又到桑公停柩的那個寺裏探問，卻又說並不見小姐到來。梁生心疑，再到他寓所左側，細問鄰人：「可曉得桑小姐往那裏去了？」有人傳說：「他同乳娘下了一隻小船，說要取路回鄉去哩。」梁生此時寸心如割，想道：「他家在綿谷，近聞此路正有兵險，女子家不知高低，祇顧往前去，如何使得？我須趕將去追他轉來。」便教張養娘同梁忠妻子看守家中，自己帶了些盤纏：並懷著夢蘭下聘的半錦及其所題詩詞，喚梁忠僱下小舟一隻，主僕二人連夜下船渡江追去。於路訪問往來行人，說：「可見有一小娘子同一老嫗駕一隻小船前去麼？」那些人也有說曾見的，也有說不曾見的，其言不一。梁生心中疑慮，祇顧催船前進。行了幾日，將近均州界日，祇見來船紛紛傳說：「前面有征西都督李爺發回的兵丁下來，見人拿人，見船拿船，十分利害。」梁生船上的艄公聽了這話，便把船泊住不肯行了。正是：

並非欲濟無舟楫，卻是有舟不可越。

失去佳人何處尋，才郎此際愁欲絕。

梁生見艄公不肯行船，便道：「我情願多出些船錢，你須與我再行向前去。」艄公道：「不是小人不肯去，其實去不得了。」正說間，祇見一隻快船駕著雙櫓，飛也似搖將過去。梁生指著，對艄公道：「你說去不得，如何這隻船卻去得？」艄公抬頭把那船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民船，這是衙役打差的快船，他奉著官差，須不怕兵丁拿了。相公若必要到前面去，便趁著這隻船去好，祇不知他可肯搭人？」梁生聽說忙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招呼他一聲。」艄公果然大聲叫道：「前面快船，可肯乘兩個客人麼？」那快船上人聽得招呼，便停了櫓，問道：「什麼人要乘船？」艄公道：「是一位相公同著個老管家要相求帶一帶。」船上人未及回言，船艙裏坐船的那人聽說是一位相公，便道：「既然是個相公，快請過船來。」艄公忙把船搖將擺去。梁生走過快船，看艙裏那人時，果然是公差打扮，見了梁生拱拱手，便請梁生就艙中坐下。梁忠自把船錢打發了艄公去，也過船來靠艙門口坐著。艙裏那人問梁生道：

「相公高姓？」梁生道：「學生姓梁。」那人道：「相公不就是與前任柳太爺相知的梁秀才麼？」梁生道：「學生正是。老丈如何曉得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就是本州公差，如何不曉得？」梁生道：「老丈尊姓？」那人頓了一頓口道：「在下姓景。請問相公，前面都是兵丁充斥的所在，你讀書人有何急事，要到那邊去？」梁生道：「學生正為聞得前面兵險難行，要去追尋一個人來。」那人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相公遠來想是餓了，我船裏有現成酒餚在此，若不棄嫌，請胡亂喫些。」說罷，便喚舟子取出酒餚來，請梁生同飲。梁生再三謙讓。那人道：「相公不必太謙，在下雖是公差，卻極重斯文，況相公又是前任太爺的相知，怎敢怠慢！」一頭說，一頭斟酒勸飲。梁生飲過兩盞，那人道：「這酒不熱，須換熱酒為喫。」便自向艄頭取出一壺熱酒來，滿斟一大盞，奉到梁生面前。梁生見他殷勤，接過來一飲而盡。那人又忙斟一大盞遞與梁忠道：「老管家，你路上辛苦也，請喫盞熱酒兒。」梁忠謝了一聲，起身接來，也一口呷乾了。祇見那人指著他主僕兩個，笑道：「倒也，倒也。」說聲未絕，梁生早頭重腳輕，不覺一交跌倒在船艙裏。梁忠見了，忙要來扶，卻連自己也手軟腳麻，撲地望後倒了。那人喚舟子急急把船搖到一個僻靜港口歇下，將梁生的行李打開檢看，卻祇有幾兩散碎銀子與衣服、被臥之類，並無他物。那人看了沉吟道：「難道這件要緊東西不曾帶來？」便又把梁生身上滿身搜摸，摸到胸前，摸出一個錦囊來，打開看時，見是半幅五色錦同兩幅紙兒一起包著。那人歡喜道：「好了，這寶貝在這裏了。」隨即將錦囊藏著，把行李包兒賞與眾人分了。等到夜晚，先喚兩個舟子，將梁忠抬到沙灘上撒下，又把船行過裏許路，然後將梁生抬往岸上一個牛棚之下放著。那人笑道：「他要夫妻完聚，今先教他主僕分離，卻是耍得他好。」當下，安置了當，連夜開船去了。正是：

早識酒盞為陷阱，非逢知己不當飲。

已嗟見錦不見人，誰料失人又失錦。

看官，原來那快船上的，不是姓景，到是姓時，就是樂家的門客時伯喜。他奉樂雲之命，特來賺取梁生的半錦，故隨口說是姓景。這些舟子們都是樂家從人假扮的。樂雲自那日趕逐夢蘭起身後，便與賴本初商議，使人探他往何處，要在中途扮了強盜劫取他回家。又恐他竟投奔梁生，一面使人到梁家左近打聽。及聞夢蘭那晚連夜起身，不知何往，傳說要回鄉，未知果否。又聞梁生已買舟渡江追去了。本初對樂雲道：「桑小姐向因前途兵阻，不敢扶柩回鄉，寄寓於此，今途路未通，父棺尚在，恐未必便回鄉去，或暫投別處亦未可知。但梁生此番趕去，他想要追著小姐，完其婚事，身邊必然帶著那半錦，不若使個計策，遣人去賺了他的來，專怪他一個決不肯賣，一個定要配對。今先教他兩錦不合，卻不差了他。」樂雲道：「此說甚妙，但教那個去賺他好？」本初道：「時伯喜是我們一路人，他雖曾到過梁家，卻從未與梁生主僕識面，今就教他去罷了。」樂雲大喜，隨即吩咐時伯喜：教他依著本初之計而行。當下，伯喜果然依計行事，賺得梁生半錦並詩詞，回報樂雲，具言如此如此。樂雲把這半錦與本初觀看。本初道：「這是後半幅。」

我前日在梁家所見的前半幅恰好配著，兄雖不曾娶得佳人，卻得了這半幅美錦，亦是非常快事。」樂雲道：「失人得錦，非吾本意，況又是半幅不全的，我當初祇道那回文錦是怎樣一件奇寶，原來祇是這等一幅錦兒，我如今就得了他，恐也沒甚用處。」本初道：「我前日曾對兄說過，兄如何就忘了？內相揚復恭不吝重賞，賺求此錦，今雖半錦，亦是奇寶。兄若把來獻與楊公，他必然大喜，功名富貴便可立致，強似去買科場關節，倘或楊公要求全錦時，那半錦在桑小姐處，已有下落，祇須懸重賞賺求，不愁桑小姐的那半錦沒人首告。那時全錦歸於楊公，美人不怕不原歸吾兄，卻不是功名、婚姻一齊都成就了？」樂雲聽罷，喜得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到京師投拜楊公去。」

本初道：「若要去投拜他，須要拜做乾兒方纔親密。他內官家最喜人認他做乾爺的。」樂雲笑道：「拜這沒雞巴的老子，可不被人笑話？」本初道：「如今興元叛帥楊守亮也認他為叔，何況我輩？」樂雲道：「他是同姓，可以通譜，我是異姓，如何通得？我今有個計較在此。」本初道：「有甚計較？」樂雲道：「我母舅也姓楊，我今先姓了外祖之姓，然後去投拜他，卻不是好？」本初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時伯喜在旁聽了，便道：「大官人去時，須挈帶在下，也去走走。若討得些好處，就是大官人的恩典了。」樂雲道：「你是有功之人，原該與你同去。」本初笑道：「小弟是運籌帷幄之人，難道到不挈帶同去？」樂雲道：「兄若肯同行，一發妙了。」本初道：「據小弟愚見，兄改姓了楊，小弟也改姓了楊，兄把尊號去了一字，叫做楊棟，小弟也把賤諱去了一字，叫做楊梓，兩個認作弟兄。你做了楊公的義兒，我便做了他的義侄，如此方彼此有商量。」樂雲與時伯喜聽說，齊聲道：「這個大妙。」三人計議已定，便擇日起身赴京。昔人有篇笑通譜的文字，說得好：

從來宗有攸辨，姓有攸分，通譜一道，古所未聞。苟遙攀乎華胄，每見笑於達人。譚子奔莒，固當有後；林逋無嗣，曷為有孫？狄武襄不祖梁公，自可別垂家乘；唐高祖強宗李耳，終為妄託仙根。以彼仰時高賢，猶云不必；況復依棲權勢，寧非喪心！或曰吳而子之，魯昭不妨通姪於宋；婁者劉也，漢高亦嘗賜姓於臣。不知元吳終非趙裔，朱那難繼唐君。黃楚別於半楚，呂秦判於贏秦。故小吏牛金貽羞司馬；夏侯乞養人刺曹騰。君不見衛、霍同母，究分兩家之姓；關、張結義，未有合譜之文。姚、祁若因顯項而聯宗，堯不當嫁女於舜；湯、文如以黃帝而認族，周亦宜仍號曰殷。漢家京兆說三王，初不以同宗而重；南北黨人分二李，豈其為異族而爭？但使聲應氣求，雖兩姓其必合；倘其離心叛志，即一室而操兵。豈不聞向戌避桓魋之惡，羊舌施叔魚之刑。齊桓殺子糾於莒竇，周公囚蔡叔於郭鄰。矧非族而冒族，又何誼而何恩？尤可駭者，既已親其所疏，必至疏其所親。假宗假支，反居主位，至姻至戚，推為外賓。遠者之歡好未洽，近者之嫌吝適生。試想：接席呼兄，嫂孀從未識面；登堂拜叔，此不知何人。言之可發一笑，問焉大難為情。如謂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宗弟帖何不排開送去；若云五百年前總一家，百家姓竟可燒去無存。此風頗盛於邇日，狂言聊質乎高明。

話分兩頭，且不說樂雲等赴京投拜楊復恭，且說梁生，那夜被時伯喜用蒙汗藥麻翻了，撇在一個村口牛棚之下，直至黎明方纔蘇醒。爬將起來，不但梁忠並行李不見了，連身邊所藏的回文錦與詩箋也不見了，目瞪口呆，叫苦不迭。又不知這裏是甚所在，祇得信步走入林中，要尋個人來問路。不想連走過幾個村落，卻並不見個人影，但見一處處茅檐草舍，止餘破壁頽垣；靜悄悄古樹寒雲，惟聽冷猿秋雉。真個十室九空，野無煙火。你道為甚緣故，原來，彼時百姓不但避兵，又要避役。唐初租庸調之法最是使民，後來變亂祖制，多設名目，額外征求，百姓被逼不過，每至逃亡。唐詩有云：「已訴征求貧到骨。」這便說彼時征求煩擾。又云：「邑有流亡愧俸錢。」這便說彼時百姓流亡。當日又有無名子因唐末農田之苦，把田字編成幾句歌謠，卻也說得十分巧妙，則錄注於此：

論田之精，厥產曰恆；揆其字義，美誠莫罄。民以田為食，故田如四口之相倚；人以食為天，故田如兩日之並行。君王非田則無祿，故田以二王為象；戶口非田則難息，故田以十口為文。山川非田則不貴，故田如四山之環抱；又如兩川之縱橫。然而地關於丑，田在地本為不滿之數；人生於寅，田在人一似人官之形。昔認田字為富字足，無田不成生業；今信田為累字首，有田易犯罪名。熟可拋荒，所患丁男寡力；荒難使熟，最苦承佃乏人。東作之艱，艱在木生而土死；夏畦之病，病在田葛而土盈。施恩則以田結人心，故蒙蠲恤之典論；理則以田為王土，怎免粟米之征。人有一日之田，遂煩會計；土無千年之禾，也待種成。田按里而冊籍可稽，雖尺土莫逃乎稅斂；田有疆而高低不一，即步弓難定其紛紜。仁政必先經界，辨田界者，還須一介不苟；良苗漫說懷新，植田苗者，每至寸草不生。黃壤為上上之丘，嘗共丘而判肥瘠；黑墳為下下之地，恆赤地而歎災侵。畏搖畏賦畏無休，祇因頂上的田難脫卸；當投當差當不了，止緣腳下的田是禍根。田少則一邊出稍，歎由來之有限；田多則兩頭應役，將申訴以何門？苟其善計，無人安得田完國課？若還作弊，有吏又見田多變更。完官的，一番出兌幾番愁，常恐折耗了米；欠糧的，既思稱貸又思脫，枉自費盡了心。田絆鄉紳之身，直與細民同類而等視；田飽衛軍之腹，徒使運戶奔走而奉承。吠從犬，佃從人，充賤役者，果然半是人兮半是犬；鍤從千，鑄從寸，墾穀土者，豈真一寸田為千寸金。

舊田重重，未必取十千而稅十一；新田疊疊，還恐但宜古而不宜今。入甲即如生了腳，不能移換；做鬼還須頂在頭，遺害子孫。先疇可壽，那知壽為天所奪；祖田是福，誰料福為禍所乘。授田與兒曹，反使童子無立錐之土；因田賣房屋，遂至棟宇無二木之存。田納禾而成困，田若無禾，復有何困可指；人入田而為困人，求免困，惟有棄田而奔。哄者必有井焉，可憐避田之人，甘作背井之客；民之為言吐也，祇為懼田之故，遂有逃亡之民。

閑話休提，且說梁生當日見村中冷靜，沒人可問，想道：這裏村落無人，必走到官塘大路上去，方可尋人問路。且腹中已飢餓，也要覓個茶坊酒館，弄些飲食充飢纔好行動。一頭走，一頭肚裏尋思。祇聽得遠遠地一陣嘶喝之聲，甚是熱鬧。梁生道：「好了，那邊是有人煙的所在了。」便依著這人聲熱鬧處走將去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顛連才子，忽遇著舊日知交，奸險狂徒，又弄出偷天手段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